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幻中遊 第八回 富監生誤投陷人坑

話說石生夜間教書一事，雖不肯向人說出，然亦終難隱昧。太平巷東北鼓棚街上，有一個鬻門監生，姓蔡名寅字敬符。家道殷富。太平巷西頭面北大街有他綢緞鋪一個，本錢約有六七千金。日逐上鋪，定經過石生齋前。又常買他的字畫，因此與石生相熟。一日晚上回家，走至石生書齋。聞裏面書聲朗朗，並非一兩人的聲音。蔡寅心中異樣道：“石九畹祇他自己，何念書者之多也？莫非收了幾個徒弟嗎？”到了次日，街上遇見石生問道：“九畹兄近日收了幾位高徒？”石生答道：“祇弟孤身一人，有甚徒弟？”蔡寅道：“莫要瞞我。”石生道：“你若不信，自管來看。”蔡寅終是疑惑。又一日晚間來到此處，竟把門叫開，到屋裏看了一看。果然祇是石生，並無別人，心上愈加驚異。暗暗想道：“石九畹器宇軒昂，學殖深厚，或者後當發跡，默有鬼神相助，也說不定。”從此見了石生分外的親敬。蔡寅有個妹子，年屆十六。姿色傾城，尚未許人。蔡寅向他母親說道：“石公子目下雖然厄窮，日後定然發跡，不如託人保親，把妹子許了他為妥。”其母答道：“石生半世淪落，何時運轉。婚姻大事，不可苟且。我自留心，給他擇配。這事你卻不必多管。”蔡寅閉口而退。

一日蔡寅在鋪內算賬，過晚回家，時已鼓打二更。走到石生齋前，聽得內裏書聲，不忍舍去，又聽了半個時辰。轉身走到太平巷東頭，剛纔往北一拐，路旁過來了四個棍徒，上前攔住道：“蔡大爺怎晚纔回家嗎？”蔡寅答道：“正是。”那一個說：“天還不甚晚，請蔡大爺到舍下坐坐，俺去送你。”遂把蔡寅領到一個背巷裏去。那人叫開大門，讓蔡寅進去。蔡寅留心一看，見不是個好去處，撤身要走。那裏容得，祇見四個人把蔡寅推推搡搡，架到屋裏。外邊的門戶俱關鎖了。蔡寅見他四個甚是兇惡，也就不敢十分強走了。

那人把蔡寅延至上座，他四個在兩旁相陪。大酒大肉，登時喫起。蔡寅說道：“弟與兄等雖係同城，未曾識面。叨承厚擾，何以相報。請問兄等尊姓大名，異日好相稱呼。”這個說：“我叫秦雄西。”那一個說：“我叫楚旺南。”一個說：“我是魯挾山。”一個說：“我是齊超海。”秦雄西道：“俺四個係拜的把子，俱是肝膽義氣朋友，素聞蔡爺的大名，故斗膽邀來一敘。”說話中間從裏面走出兩個妓女來。楚旺南叫道：“你兩個過來，陪著蔡爺喫酒。俺們轉一轉來。”二妓女走到蔡寅面前，深深道了個萬福。就坐在兩旁。那四人轉入裏面去了。蔡寅問道：“二位美人尊姓台號呢？”大的答道：“賤妾姓白名喚玉琢。”小的答道：“賤妾姓黃名喚金鑲。”蔡寅見了這兩個妓女，不覺神魂飄蕩。二妓女又極力奉承，就喫的酒有七八分了。蔡寅道：“你我三人猜枚行令，還未盡興。如有妙調見賜一二，方暢予懷。”玉琢道：“蔡爺若不嫌聒噪，賤妾就要獻醜了。”遂口唱一曲道：

紗窗兒照照，卸殘妝，暫把熏籠靠。好叫我心焦躁。月轉西樓，還不見才郎到。燈光兒閃閃，漏聲兒迢迢。怎長夜幾時，叫奴熬到雞三號。

——右調《蝶戀花》

玉琢唱完金鑲也道：“賤妾也相和一曲。蔡爺千萬莫笑。”蔡寅道：“陽春白雪傾耳不暇，那有相笑之理。”金鑲遂口唱一曲道：盼玉人不來，玉人來時，闌滿懷。解解奴的羅襪，托托奴的香腮。你好風流，我好貪愛。顧不得羞答答上牙床，暫且勾了這筆相思債。

——右調《滿江紅》

唱完。蔡寅誇獎不已。又略飲幾杯，遂把蔡寅引到後邊一座房子裏去。兩邊俱是板斷間，俱有鋪的床鋪。當門桌上，一邊放著股盆，一邊放著牌包。二妓女道：“妾等聞蔡爺仗義疏財，是個丈夫。無非邀來玩玩，以求相幫之意。請蔡爺上座，俺們下面奉陪。”蔡寅祇得過去坐下。兩個妓女緊靠著蔡寅。秦雄西在旁打頭，那三個在下面襯局。把股盆擱在當中，十兩一柱。從蔡寅起首輪流擲去。般是鉛的，三個搭勾，同局一個，蔡寅如在夢中。待到五更時分蔡寅已輸了一千二百餘兩。二妓道：“夜已太深，叫蔡爺歇息歇息罷。”就叫蔡寅在東間裏床上睡了。那四人各自散去。二妓女把門關了，解衣上床，與蔡寅相偎相抱而睡。蔡寅熬的已是困乏，又被二妓纏身。直睡到次日飯後，方纔起來。意欲要走，二妓道：“蔡爺早飯未用，前賬未結斷，走不的。”

蔡寅沒法，叫齊超海拿著他的手帖，到綢鋪中兌了一千二百多兩銀子，把前賬結清。抽身走時，又被二妓女拉住不準出門。蔡寅在此一連住了十晝十夜，把一個綢緞鋪的本錢盡輸給四個棍徒了。二妓女向那四人道：“蔡爺在咱家破鈔已多，晚上叫他回家去罷。”到得一更多時，楚旺南打燈籠，那三個兩旁相跟。蔡寅與二妓作別，出門而去。走了一會，蔡寅見走的不是舊路。問道：“這是往那裏去的？”楚旺南答道：“從這裏上東去，再走一道南北街，往東一拐就是宅上了。”正走著，祇見一個人問道：“蔡大爺來了麼？”魯挾山指著蔡寅道：“這就是。”那人先跑下去了。蔡寅問道：“這是何人？”楚旺南答道：“那是敝友。”秦雄西道：“天還早著哩，咱到他家喫會子茶，再送你未遲。”

蔡寅就跟他們進了那家的大門，從裏邊走出一個老媽來，問道：“那是蔡爺？”蔡寅答道：“區區便是。”老媽便讓到客位裏，蔡寅進得客位一看，見燈燭輝煌。卻像個請客的光景。老媽陪著蔡寅茶未喫完，那四個人俱偷溜了。蔡寅抬身要走，老媽留道：“蔡爺既肯下顧，那有走的道理？”蔡寅看看外門又俱鎖了，祇得回來坐下。因問道：“媽媽尊姓呢？”老媽答道：“老身姓沈叫做三媽，原是門戶人家。因小女桂娘，羨慕蔡爺才貌，知今晚從此經過，特留下一會。秀香，叫你三姑娘出來。”祇見一個十四五歲的丫鬟打著燈籠，後面跟著一個女子，年紀不過二十以上。真有沉魚落雁之容，閉月羞花之貌。走近前來，拜了一拜。就在蔡寅旁邊坐了。說道：“賤妾久慕蔡爺的才貌，今得一會，可謂三生有幸。”蔡寅答道：“陋貌俗態，何堪上攀仙子。”老媽道：“請坐席罷。”

於是延蔡寅上座，桂娘在旁，老媽下面相陪。酒是好酒，菜是好菜。霎時席冷。蔡寅把桂娘仔細看來，比那兩個妓女更覺標致。早有心猿意馬控索不住之意。老媽到也知趣，叫道：“秀香，夜深了，送你姑爺姑娘上樓去罷。”丫鬟前邊引著，蔡寅與桂娘攜手並肩，登入樓中。是夜，顛鸞倒鳳妙難備述。自此以後，你貪我愛。蔡寅那裏還想的起家來。是月梨花正開，院內有白梨花一樹。蔡寅向桂娘指著道：“美人能作詩否？即以白梨花為題。”桂娘答道：“頗曉大略，聊且草就，再乞蔡爺斧政。”遂拈筆題七言律一首。上寫道：

冰肌煥彩凝柔條，玉骨噴香散早朝。
淡妝無煩洛下沈，粉葩寧許畫工描。
一枝帶雨姿誠秀，萬朵臨風色更嬌。
雪態紛披人耀目，艷紅那些比桃夭。

題完，蔡寅看了稱贊不已。住有月餘。桂娘道：“蔡爺到此已久，也該往家裏看看去了。”蔡寅道：“美人說得極是。”遂叫了老媽來算賬。老媽道：“姑爺咱是下樣的親，如何提的起錢來？”讓到十分盡頭，老媽說道：“姑爺既然不肯，給老身回幾票當罷。”午間設席，給蔡寅餞行。

席終之後，老媽拿出幾個當票來，遞與蔡寅。蔡寅接過一看，本利共該銀三千餘兩。祇得應允道：“我回家不過半月，就贖出送來。”又與桂娘留戀了一會，彼此纔灑淚而別。蔡寅回到家中，他母親還不怎樣。室人褚氏，因其花費銀錢，貪戀妓女，心中暗惱，自縊而死。發送已過。

蔡寅當地數頃，把當票贖出。親自跟著，叫人送去。老媽喜其信實，又留他住下。晚間上的樓來，桂娘問道：“蔡爺你穿的誰的服孝？”蔡寅答道：“拙荆新亡，出殯未久。”說罷，不覺泣下。桂娘道：“你人亡家敗，俱是被俺這老媽所致。”蔡寅問道：“這卻怎說？”桂娘道：“自始至終，俱是這個老媽串通那四個棍徒，先著玉琢金鑲兩個下腳貨，引你入溝。後叫賤妾把你佔住，坑你的銀

子，共計起來大約有萬金了。我卻不沒良心，我本良家女子，誤落水中。你若肯把我贖出，你奮志去讀書。這花費的銀子，我俱照數還你。”蔡寅道：“目下手中無錢奈何？”桂娘道：“我是八百銀子買的，但能借得八百銀子來，把我贖出，我自有銀子還他。”

蔡寅念戀桂娘的才色，次日回到家裏託人結了八百銀子，親自帶到桂娘家來。桂娘就轉託魏二姑向沈三媽贖身。沈三媽應允。蔡寅把八百兩銀子交清。桂娘向沈三媽道：“孩兒給母親弄錢多年，今日出去，別的不要。兩個頭面箱子并鋪蓋枕頭我要帶去。”沈三媽道：“這值幾何，任憑你帶。”桂娘當下謝過三媽，收拾了，上了轎子。直投鼓棚街而來。到了蔡寅家中，桂娘把箱子打開，枕頭拆破，叫蔡寅一看。盡是金珠等物，共值萬有餘金。蔡寅從此恢復家產，奮志讀書。這桂娘在蔡寅家改邪歸正，也極善於事奉婆婆，接待小姑，合家之人無不歡喜。蔡寅遂以繼室相視，終身不再娶了。蔡寅之事已畢。

但不知石生在書房如何？再聽下回分解。